

航空母舰的故事

王义山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71889



科学普及出版社

航空母舰的故事

王义山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DLL94/12
内 容 提 要

航空母舰是舰艇家族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也是现代海上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用生动的笔法详细介绍了航空母舰的诞生，发展和改进，它的种类以及舰载飞机的演变。通过本书所叙述的那些由航空母舰参加的惊心动魄的大海战，你会看到它如何成为海上霸王。并使你知道了许许多多关于航空母舰的有趣故事。

航 空 母 舰 的 故 事

王义山 编著

责任编辑：宋宜昌

*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125 字数：11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册 定价：0.87元

统一书号：10051·1057 本社书号：1373

目 录

“海上霸王”的联想 ——写在前面	1
飞行热中的“狂徒”	3
“奥尔巴尼飞鸟”	5
北岛水上飞	11
“竞技神”号	15
夜泊布莱恩	18
马尔马拉海的雷爆	21
打飞艇	25
邓宁殉难	28
奔袭特纳	32
“篷马车”	36
母舰三特性	40
迎风起飞	44
拦阻索	47
升降机和机库	49
八大部门长	54
飞机攻舰	57
追歼“俾斯麦”号	62

空袭珍珠港	69
轰炸东京	74
珊瑚海海战	79
决胜中途岛	86
“抵抗”巡逻线的毁灭	92
斗“飞鹰”	96
血战莱特湾	100
“大和”号的末日	105
爆炸大王——攻击机	110
空中杀手——战斗机	113
飞天神眼——雷达预警机	117
幽灵的克星——反潜机	120
飞行甲板的变迁	124
弹射“大鸟”	127
助降镜	131
“恶棍”的厄运	13
怪舰“莫斯科”号	140
“狩猎”	145
战火岛	149
去向	156

“海上霸王”的联想

——写在前面

少年朋友们，你听说过航空母舰吗？

在军舰这个家族中，航空母舰是一种顶大的军舰。现在，它的排水量最大的有九万多吨，舰员有七、八千人；它能载一百来架飞机，单是飞行甲板，就有二、三个足球场大。所以，一提到航空母舰，人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它是一个庞然大物，是一座“海上城市”，是一个浮动的飞机场。

你还听到过这样的比喻吗？它是一个“四不像”，是一代“海上霸王”，是一种超级“玩具”。

说它“四不像”，那是因为在本世纪初叶，它还是些用战列舰、巡洋舰、客轮、运煤船改成的飞机搭载舰。只是后来七改八改，到了三十年代初期，才变成当今这个样子的。

在它之前，海上霸王是战列舰。战列舰凭借大口径火炮和很厚的装甲，在海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航空母舰一登场，只三拳两脚，便把战列舰揍了个落花流水，撵下了擂台。此后，它就自个儿在海上称起霸来了。

战后，导弹、核潜艇相继问世，航空母舰的统治地位又发生了动摇。有人奚落说：它已成了军事家们手中的一种超级“玩具”，可以用来吓唬人，实际上已没有多大用场了。

航空母舰一生历经坎坷。那么，它在“四不象”年代究竟是副啥模样？它又是怎样出落成现在这般容貌的呢？它能执行何种作战使命？在大洋上，它又是如何演出一场场威武壮观的大海战，从而登上霸王宝座的呢？还有，它和其它军舰到底有哪些不同？飞机是如何在舰上起飞和降落的呢？在导弹、核潜艇时代，它果真无所作为了吗？既然如此，一些海军强国为什么还要拨出巨款，不断地建造航空母舰呢？

你可能很想知道这些情况，想了解航空母舰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下面，我们就来讲述一些有关它的故事。

飞行热中的“狂徒”

1910年11月初，纽约长岛天气晴朗。一连几天，贝尔蒙特公园内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都想亲眼看看飞机，一睹全美大飞行家莱特兄弟、格伦·柯蒂斯等人的飞行表演。一些绅士和时髦女郎，甚至还想请飞行家们带他们升上天空，过一次坐飞机的瘾。

在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有一名海军上校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始至终情绪饱满，几乎观看了每一个飞行家的表演。他还兴致勃勃地走过去和飞行家交谈，提一些又奇特又实际的问题。他叫华盛顿·I·钱伯斯，五十五岁，是美国海军物资局局长助理。

钱伯斯是一位富有进取心的军官。1903年12月，当莱特兄弟首次驾机飞上天空，欧美掀起一股飞行热的时候，他和那些充满活力的小伙子一样，爱上了飞机，并三番五次地陈述己见，提请上司注意飞机的军事价值。起初，上司反应冷淡。这些飞机只能带手枪和手榴弹，载一、二个人，海军能用它们干什么呢？然而，飞机的发展迅猛异常。短短几年里，各种飞行记录被不断刷新，飞行热正以磅礴之势，冲击着一切陈旧观念。在观看了各种飞行表演后，钱伯斯敏锐地感到：海军即使一时不能用飞机攻舰，但肯定能用飞机进行侦察。

以往，海上侦察是靠巡洋舰。一大批巡洋舰被派到舰队前方，彼此保持目视距离。最前面的巡洋舰一旦发现敌情，

便立即发信号给第二艘巡洋舰，第二艘再传给第三艘，依次下传，就象运动场上跑接力一样，一直传到旗舰。

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发明淘汰了这种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但侦察还得用巡洋舰。不过，即使晴空万里，瞭望哨爬到桅杆顶上，用最好的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搜索距离一般也就二、三十海里（一海里等于1.852公里）。如果碰到阴天，情况就更糟糕了。巡洋舰的巡航时速只有二十来海里，所以搜寻的海域十分有限，通常很难及时发现敌情。

钱伯斯认为，如若用飞机进行侦察，情况就会大为改观。飞机飞得高，看得远，速度快，来去方便。让每一艘战列舰、巡洋舰都带上一、两架飞机，那岂不是能及时获得更重要的情报么？

在上司面前，钱伯斯据理力争，终于成功了，海军部同意抽调一艘巡洋舰，让他进行一次飞机从军舰上起飞的试验。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物色飞行员。他兴冲冲地赶来纽约，虽然是想观看表演，了解飞机的发展动向，但更重要的，就是找一个愿意合作的伙伴。

贝尔蒙特公园的飞行表演结束后，钱伯斯和飞行家们在哈勒托尔普又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讨论很热烈，飞行家们畅所欲言。结论是一致的：飞机迟早会对海战产生深远的影响。钱伯斯趁机找到莱特兄弟，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奥维尔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您进行一次从军舰上起飞的尝试。”钱伯斯说。

“嗯——”奥维尔没有回答。他侧过头来，望着他的哥哥威尔伯·莱特。威尔伯果断地摇了摇头。“上校，您知道，飞机起飞时，都要在一块空旷的场地上进行滑跑，军舰地方狭

小，还布满了大炮，您让我们如何飞呢？”

“威尔伯先生，只要您愿意干，我想办法，总会将问题解决的。”

“这有道理。但是，在办法想出来之前，我们恐怕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上校，勇敢和鲁莽之间，有时似乎能划等号，实际上有天壤之别，您说对吗？”

“哦——对的。”钱伯斯茫然了。他了解莱特兄弟。在人类征服天空的道路上，他们是无畏的。两年前，奥维尔在一次试飞时，飞机因螺旋桨折断而坠毁，同伴丧生，他住进了医院。可伤势刚愈，他又重上蓝天。对待危险，威尔伯也从无惧色。他们拒绝试飞决非胆怯，是因为问题的确很棘手，他们尚无成功的把握。

“上校，让我们试试，好吗？”

钱伯斯一怔，抬头一看，原来是柯蒂斯在冲他说话。柯蒂斯的名气只在莱特兄弟之下，是举世瞩目的后起之秀。站在一旁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

“我叫尤金·伊利，一直跟柯蒂斯先生学飞行。我愿意干！”小伙子说。

钱伯斯露出了欣喜的目光。“那——好吧！”他说。

“奥尔巴尼飞鸟”

天空阴沉沉的，细雨夹杂着雪花飞飞扬扬。美国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水道上的能见度，真是糟透了。这天是1910年11月14日。

在两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伯明翰”号轻巡洋舰驶过水道，进入了切萨皮克湾。它没有继续前进，而是抛锚停航，等待着天气好转。

这次出海，“伯明翰”号一反常态，在首部奇怪地装了一个木平台。平台长二十五点三米，宽七点二米，从主桅下方一直向舰首倾斜，距离水面高约十一点三米。平台上停放着一架飞机。飞机简易、轻便，象一只大蜻蜓似地歇息在那里。飞机绰号“奥尔巴尼飞鸟”。一年前，格伦·柯蒂斯曾驾驶着它，从奥尔巴尼直飞纽约，创造了二百五十公里的飞行记录。一个星期前，当伊利接受钱伯斯的邀请后，柯蒂斯便毫不犹豫地把它借给了海军，好让伊利驾机从军舰上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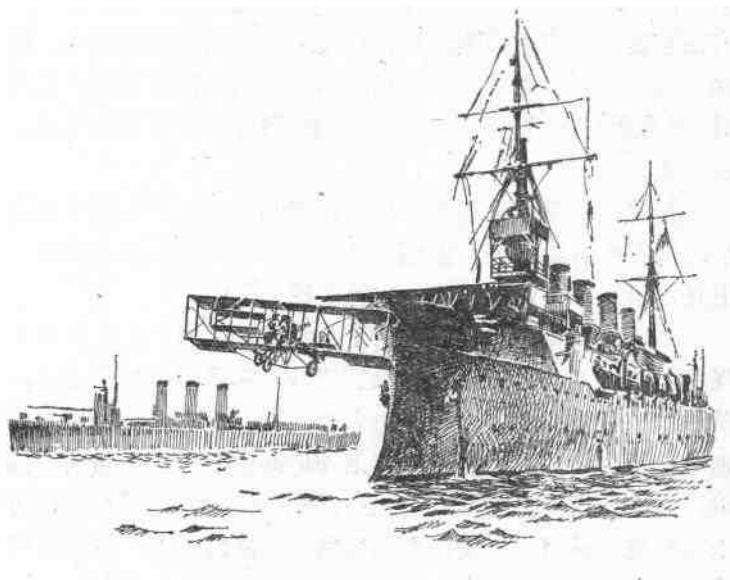
下午3时，几名水手簇拥着伊利走上了平台。伊利举目四望，天空阴云渐开，风不大。他朝舰桥上挥了挥手，便转身爬上了“飞鸟”。舰桥上，钱伯斯当即通知舰长下令起锚，让“伯明翰”号顶风行驶，以便起飞。3时16分，锚链尚未起完，平台上却响起了轰鸣声。伊利启动了发动机，水手们四下散开，解开了系留索。“飞鸟”顺着平台的中心线，向下滑去。

钱伯斯瞪大了眼睛，舰员个个屏息静气。“飞鸟”一离开平台，就象鸟儿寻食似的，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海面俯冲。“啊呀！”人们不禁失声惊叫起来。“飞鸟”撞向海面，轮子、螺旋桨和一个专门装设的浮箱着水，溅起的水珠打在帆布机翼上，啪啪直响。

在“飞鸟”冲出平台，尚未获得飞行速度的瞬间，伊利不慌不忙地推动前面的操纵杆，企图驾机俯冲，以增大速度。但是，“飞鸟”的操纵杆比他以往驾驶的飞机的操纵杆稍长，

他推过了头，结果使飞机失去了高度，造成螺旋桨击水，打坏了叶梢。伊利毫无惧色，他敏捷地拉动操纵杆，使“飞鸟”重新跃起，吃力地爬升到了五十米高度。

天空又下起了小雨，海风袭来，伊利浑身冷嗖嗖的。由于螺旋桨受损，飞机不住地颤抖，令人提心吊胆；能见度越来越差，飞机上没有任何导向仪表，他只有凭直觉，驾机向前方飞行。他飞行了二点五海里，这才看到威洛比斯皮特海



尤金·伊利驾机从“伯明翰”号巡洋舰上起飞

岸。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将飞机逐渐下降，使“飞鸟”平稳地停落在海滩上。

“伯明翰”号巡洋舰上，钱伯斯上校喜气洋洋。伊利起飞成功，一没有借助军舰的航速，二没有借助任何助飞装置，这使他倍受鼓舞。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让飞机在舰上降落。

降落比起飞更危险。起飞时，由于飞机轻，加上装了浮体，即使失事跌落海面，只要飞行员处理得当，就可化险为夷。降落则迥然不同。飞机哪怕是飞偏了一点点，都有可能撞上军舰，落得个粉身碎骨。何况，这时的飞机还很原始，没有减速装置，着舰滑跑时只要冲过了头，照样还会挨撞。因此，当海军同意用“宾夕法尼亚”号重巡洋舰进行降落试验时，钱伯斯便到船厂找了几位工程师，请他们一道出主意，攻难关。

接着，钱伯斯又找到了伊利。伊利在舰上首次起飞成功后，海军没有给他任何报酬。这一次，海军同样不愿掏钱。但是，伊利有事业心，他一口答应说：干！

和钱伯斯一道，伊利来到了马雷海军造船厂，在几位工程师的陪同下登上了“宾夕法尼亚”号。降落平台装在尾部，从后桅一直伸向舰尾，长三十六米，宽九点六米，全用木板铺成。平台的两侧有挡板，舰尾外伸部分成三十度角向下倾斜，后桅处设有拦阻网。工程师们介绍说：外伸斜板可以防止飞机撞上军舰，两侧挡板能避免飞机滑出舷外，拦阻网可使飞机不直接撞上后桅。

“嗯，不错。你说呢，尤金？”钱伯斯说。

“我有点担心，上校。平台长度不够，飞机恐怕还停不下来。”

工程师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但是，他们的意见都被伊利逐一否定了。

“啊，有啦！”有人高兴地说。“古时候打仗，人们曾用绊马索拦过战马，现在赛车，也有人用拦阻索拦过赛车；我们何不如法炮制，在平台上装拦阻索来拦飞机呢？这一来，平台长度准够。”

“绊马索能将奔马绊倒，拦阻索固定成死的，那会将飞机掀翻的。”

“为什么要固定成死的呢？用一根绳索，两端系上沙袋，再在机身下装一副钢钩，让钢钩钩着拦阻索，拖着沙袋跑。”

“沙袋不要太重，二、三十公斤就成。如果一米一根，平台除掉前后部分，可以装二十余根，钢钩总会钩住几根的。”

“好主意！”伊利笑了。“上校，我得找个地方，练练这种钩绳子的本事。”

他选中了旧金山南面的坦福兰机场。在平坦的草坪上，伊利按降落平台的尺寸画了一个降落区，降落区中部装有一根拦阻索，绳索高出草坪约摸二十厘米。然后，他驾机飞上蓝天，进行降落试验。头几次，钢钩常常跳过绳索，后来，当他在机身后加装了两副钩子后，就能做到每钩必中了。可是，他很快发现，拦阻索两边的沙袋除非完全相等，钩子也正好钩住绳索的中部，否则，由于两边沙袋产生的后拽力不同，飞机会猛地拐向一侧。经过刻苦训练，他终于每次都能平稳地停在降落区内。他想，“宾夕法尼亚”号实际上要装二十二根拦阻索，用三副钢钩钩上其中九根，看来已是十拿九稳。

1911年1月上旬，旧金山湾竟连日阴雨绵绵，直到18日天空才放晴。钱伯斯当机立断，决定进行试验。

10时过后，伊利来到了坦福兰机场。他戴着头盔，双肩斜挎着两根自行车内胎。他接到通知，旧金山湾今天的风向和水流方向相反，“宾夕法尼亚”号抛锚后是舰尾迎风。这就是说，他降落时是顺风进场，风会推着飞机往前冲。他犹豫了片刻，还是爬上了飞机，时间是10时45分。

飞机缓缓爬高，微风吹到脸上，冷冰冰的。当他驾机飞到亨特斯角上空时，高度大约为三百七十米。海湾阴云低压，薄雾濛濛，他怎么也找不到目标。直到相距两海里时，才发现几艘军舰黑黝黝的影子。伊利驾机盘旋着，高度下降到一百二十米。他认出了“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的桥楼上挤满了人，人们正在朝他挥手。他再次降下高度，然后改变航向，朝“宾夕法尼亚”号横飞过去。

离“宾夕法尼亚”号不到一百米了！伊利一个急转弯，以四十海里的时速从舰尾滑向降落平台。一股偏风掠过，他估算了风力可能造成的影响，使飞机微微偏向降落平台中心线的上风一侧。飞机正好落在中心线上，机翼下的钢钩失去了前面的十一根拦阻索，却抓住了后面的九根。六对沙袋被拖着向前跑，使飞机在离拦阻网十五米的地方稳稳停下。飞机没有受到损坏，连一个螺钉和支柱都未松动。伊利站在平台上，心情格外激动，从看到军舰到降落，这两分钟是多么不容易啊！

军舰拉响了汽笛，向伊利致意，水兵们欢呼雀跃。在极为庄重的气氛中，他的妻子和舰长庞德海军上校走向平台，向他热烈祝贺。

休息了一会儿，伊利又从舰上起飞，返回了旧金山的坦福兰机场。在那里，他又一次受到了热烈欢迎。

北 岛 水 上 飞

在美国西海岸名城圣迭戈附近，有一个小岛叫北岛。它是一片荒芜的沙洲，海滩很平。每逢周末，常有人乘汽艇来岛上露宿，猎取野兔和水鸟。

大飞行家格伦·柯蒂斯也看中了这个地方。1911年1月中旬，他在岛上办起了一个飞行训练班，专门为陆军和海军培训飞行员。

一连几天，柯蒂斯都喜形于色。伊利的出色表演，不仅证明了飞机能够从军舰上起飞和降落，而且还向美国军界表明，他造的飞机具有一流水平，是信得过的。他一直在努力，谋求向海军和陆军出售自己制造的飞机。

这天，他正给学员讲课，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海军部长乔治·L·迈耶写的。他喜笑颜开地看起信来，刚扫过几行，笑容便消失了。他习惯地用手摸着自己的小撇胡子，眉峰骤起，目光久久地注视着信中的一句话：“一架飞机，能在战列舰旁的水面降落，能直接吊上军舰，而且无需任何临时甲板来接收它，在你向我证明了这一切后，我才能相信飞机对海军真正具有实用价值。”

“埃利森上尉，这是为什么啊？难道伊利的成功还不能证实一切？”

埃利森是派来学飞行的第一位海军军官。他看完信，笑

了。“先生，我原来是一名潜艇军官，我相信潜艇在未来的海战中定能大显身手。可在海军部看来，它却是个躲在暗处放冷枪的小角色，成不了大气候。他们宠爱的宝贝儿是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大炮。伊利在“伯明翰”号和“宾夕法尼亚”号上起降时都装了平台，这就意味着要拆除大炮。我同样相信飞机未来的作用，但您现在拿它去换部长的宝贝儿，他哪能肯干呢！”

“部长的意思是——”

“部长要飞机，但不愿拆除舰上的大炮。”

“这好办。我干脆造一种能在水上起降的飞机，至于装在军舰的什么地方，那随部长好啦！”柯蒂斯说。

早在1905年，欧洲就有人造过水上飞机，1907年，莱特兄弟也给飞机装上浮体，进行过水上起飞试验，但是都失败了。只是到了1910年5月，一个名叫法布里的法国人，在飞机上装了四个浮体，才从水上起飞，在二十余米的高度上飞行了两海里。

“法布里为什么会成功呢？”柯蒂斯反复问自己。

给飞机装浮体，看起来容易，实际上确很有学问。浮体要有一定的排水量，使飞机能够浮在水上；要相当轻，使飞机能够飞上天空；还要有足够的强度，以便能经受住飞机降落时的冲击。外形更为讲究，它必须具有极好的适航性，以确保飞机获得起飞速度。经过一番苦苦思索，柯蒂斯终于构想出了一种浮体。他当即画好图纸，把学员们找来，帮他一道制做。

“柯蒂斯先生，你画的是雪茄，还是雪橇？”埃利森半开玩笑地问。